

鲸落

王月鹏

你还记得那年在海边见过的鲎子山吗？当地老渔民说，很多年前曾从海里浮来一块巨石，上面长满海鲎子。人们闻讯赶来，用各种工具撬海鲎子，忙了好久才发觉脚下隐隐在动，那块巨石竟是一条大鱼。大鱼向着深海缓缓游去，把一座鲎子山留在了岸边。

住在海边的人，想象一条大鱼身上结满海鲎子，从深海中游来，又向深海游去，给岸边留下一堆海鲎子，成为一道奇观。这般想象，是海边人所特有的，他们与海朝夕相伴，关于海的各种传说，在他们看来并不神秘，不过是在日常事物中加入一点想象而已。

那天他在山坡种地，一阵低沉的声音从海上传来，紧接着几道水柱冲天而起，一头鲸鱼缓慢地浮出水面，黝黑的脊背像是浮在海面的一座小山。同样的声音此起彼伏，一头又一头的鲸鱼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渐次浮出水面，像是有人在喊着同样的口令，它们动作整齐，尾鳍拍打着水面，激起一片水花。偶有几头鲸鱼跃出水面，在空中划出一道好看的弧线。若干年后，他说这是一群鲸鱼在开会，最大的那头鲸鱼在训话，几头小鲸鱼太顽皮了，不听话。

海边人把鲸鱼称为“大鱼”。据说当年秦始皇东巡时射杀的大鱼，就是鲸鱼。我采访过的渔民，大多不曾亲见过鲸鱼，有几位说是见过的，亦真亦幻，不知真假。大鱼，更多地存在于传说中。

我见过鲸鱼，在海洋馆。女儿小的时候，我常陪她去海洋馆，看那些传说中的大鱼。后来，这个城市的海边耸起一座雕塑，名曰“鲸落”，成为一处网红打卡地。很多人都去看，我也去看了。

这是我所看到的鲸。这是我们所想象的鲸落。鲸的情感，与我们相通，却并不被我们理解。

真正的鲸落，唯有大海懂得。曾读过一篇文章，写的是一头虎鲸背着死去的幼鲸，不吃不喝在海里漂了十多天后，才选择放手，与幼鲸完成“漫长的告别”。

在海洋馆，当起重机把小虎鲸从水池中吊起，放到卡车上准备运往别处时，母鲸发出从未有过的叫声，它已感知到孩子不在附近的池子里了，开始向周围发出呼唤。驯鲸师把这声音录了下来，他说听起来极像哭声，让人心碎。

鲸拍打水面，这是它们的语言，可以在水下传播到很远的地方，被同伴听到。鲸还能通过水下的回声，进行精准定位。人类利用了鲸的这种特异功能，驯鲸师用手拍水，跟鲸说话。他成为一个制造语言的人，他知道经由水所传递出的，是恐惧。他是恐惧的制造者，然后才是一个对鲸实施规训的人。

不远处喷起一道水柱。捕鲸人屏住呼吸，把手里的鱼叉掷过去。鲸鱼发出一声吼叫，带着鱼叉沉向水下，剧烈地挣扎，随时可能把船拉

翻。这样的局面一直僵持着，直到鲸鱼被迫浮出水面。又一支鱼叉击中了它。鲸鱼再次下沉，挣扎的力量明显弱了。如此反复几次，捕鲸人开始靠近鲸鱼，把长矛刺进它的腹部。鲸鱼的尾巴拍打水面，发出巨响。战栗，抽搐，这是最后的挣扎，血染红了海面。这个庞然大物不再挣扎，静静地死去。他们用铁链把鲸鱼系在船边，剥下鲸脂，再用斧头分解鲸尸，把肉放进大桶，用盐腌起来。鲸鱼的油，可以用于照明和烹饪。龙涎香则是一种从抹香鲸肠内取出的蜡状物，可以制药。是巨大的商用价值，让鲸鱼面临灭绝。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有捕鲸业一律被叫停。

一头鲸被圈养在海洋馆。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水，鲸被限定，被规训，按照人的意志去表演。大海中独来独往的鲸，成为供人观赏的演员，在驯鲸师的各种指令中表演，以乖巧和听话而赢得掌声，获得食物奖赏。指令与回应，成为鲸的日常。鲸拍打水面，观众身上被飞溅的水打湿，这让他们生出一种幻觉，以为自己也参与了鲸的表演，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鲸属于大海。海是不可复制的。被圈养到了水池中的鲸，无论生存环境如何仿真，都有违鲸的本性。在海洋馆，鲸用牙齿把贴在池子内墙上的记号一点一点地咬掉，直到磨得满嘴是血。那些记号，是驯鲸师用来判断自己身处水中位置的。没有了这标识，驯鲸师冲出水面时经常一头撞到玻璃上。

这是鲸对驯鲸师的反抗。

1977年，电影《杀人鲸》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头虎鲸冲进渔村报复人类的故事，原因是它的配偶和配偶腹中的幼鲸被这个渔村的渔夫杀害了。

不同的生存方式，相似的情感。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中。

我们对它们的认知，其实亦是对自身的认知。我们都活在自己的认知中。

我找到那个守海人。他住在一个石屋里，屋前是海，屋后是山，山顶有个灯塔。村里出海的人，需要有这样一个“照头”，辨认回家的路。那些年，他的任务就是每天上山点灯，为海上的人守护一点光。后来，那座灯塔被废弃了。他留在这里，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没有人记得他在这里待了多少年，这是他生命中最骄傲的一段时光。他不用网打鱼，只吃钓的鱼。他钓鱼也跟常人不同，很少使用鱼饵。他端坐在礁石上，成为海的一部分。他说鱼也是海的一部分。这个守海人，被游人解读成了一个隐喻，他们把自己的想象加到他的身上，赋予他太多意义。其实在他那里，风只是风，浪只是浪，海也只是海。渔村的人用异样的语气谈论他，有的让他听到了，更多的没有被他听到。这个与海相伴的人，表情像海一样平静。

他对海的守护，常常是无力的。在禁渔期，有人偷着赶小海，他过去阻止，对方并不理会。他就在那里看着对方下海，用眼神，用表情，用肢体语言，很认真地提示对方，这样做是不对的。除此之外，他就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能做到的，就是始终不放弃对自己的要求，小鱼不捕，大鱼不留，都要放回海里。他不囤货，从海里现取现用，只取最低的需求量。我一直觉得这个守海人是有故事的，想要打开他的话匣子，我说了很多，他只是在听，面无表情。他早已从我讲述的那些事里走出来了，就像在听别人的故事一样。这个守海人的秘密，大海也未必知道。

守海人的家里藏有一根鲸鱼骨。他经历了什么，看到了什么，他从未说过。那天他聊到一则电视新闻：浙江沿海有一头鲸鱼搁浅在岸上，当地人用水泵抽海水泼到鲸鱼身上，然后用绳子把它拖回大海。后来的事，他并不知道。那头重回大海的鲸鱼，几天之后就死在海里。

鲸鱼积攒起最后的力气，在海面上画出一道弧线，缓缓坠向海底。这是最后的表演，大海是舞台也是唯一的观众。这一跃，孤绝，悲怆，一声长啸，从此与海融为一体。

鲸落之后，并不是一下子沉入海底的，它会在海面漂浮一段时间，鲨鱼和海鸟闻到气味，开始撕扯和食用这具鲸尸。鲸在活着的时候，几乎没有鱼类敢以鲸为猎物；当它死去时，鲸的肉大多被吃掉了，它开始下沉，直到沉入海底。海底是另一个世界，据说一座鲸落可供海底生物食用上百年。

一鲸落，万物生。

鲸之落，与万物之生有了“关联”。自然界的生物链条是有逻辑的，一种生物的绝迹与泛滥，往往是因为另一种生物遭到破坏。自然万物在漫长时光中形成的秩序，常被强行介入的外力所改变。

一头鲸的陨落，对大海来说是一个“事件”。鲸与海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默契和冲突？鲸把最后的一声鸣叫，还有最后一跃，留给海面。海的回音，我们是听不懂的。我们的所谓解释，仅仅是我们的理解。从鲸落，想到叶落，想到芸芸众生。

一头鲸，比海更孤独。当它们成群结队从海中游过，有多少头鲸，就有多少个海，就有多少被放大的孤独。鲸鱼不是鱼，它活在鱼群中，特立独行，背负巨大的孤独，不聆听也不辩解。它甚至有勇气拒绝整个大海，把自己搁浅在岸，用自己的体重压碎内脏，慷慨赴死。

那个守海人，是另一种“鲸落”。他把自己雕刻在了海边，不管刮起怎样的风，下起怎样的雨，他始终是波澜不惊的样子。他与大海之间有一种特殊语言，海中万物都能听得懂。

在远离大海的地方，我成了那个守海人。我的心里留下一片海，它有时汹涌，有时平静。我以自己的方式，守护这片海。

诗歌港

清晨出门(组诗)

郁蔚

一枚落叶

它悠悠然落下
我弯腰将它拾起来
是未伏的风把它吹下来的

我抚摸着
端详它清晰的纹路
叶面已呈黄褐色

我把它夹进日记本里
动笔写了未伏的文字
开始一句：
一叶知秋也！

一对布谷鸟

它们展翅飞落在楼下地面
抬头看着我
它们不怕人
只见它们一步一点头
在地面啄食自认为细碎可吃的食物

一会儿，它们飞到树上
轮番欢叫：布谷、布谷……

清晨出门

各自按照自己选定的路线行走着
电动车和轿车被主人驾驶疾驰在路线上
各种职业的人们行进在自己的路线上

路线连着四通八达的道路
连着城市和乡村蓬勃永恒的生命

一湖荷莲

一湖平静的水面
荷花亭亭玉立怒放着

有的托起莲蓬
仰天向上迎着阳光微笑
内里的莲子明显地膨胀着

一湖荷莲
连通着水下的莲藕和菱角
这是富饶的湖水的真实世界

蝴蝶

一对翅膀
对称着五颜六色
自由飞翔
选择浓郁芳香的花圃

欢迎原创佳作，投稿邮箱：
ytwbytyj@126.com



欢迎关注「烟台街 V」